





第一二八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弇州四部稿(三)

明王世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蔣伯煊
中書臣劉源海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璠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李于鱗

蕭寺握手遊若可山既別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聲折戚施相寒溫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近天津迅雷乍過波濤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
駭降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
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為曼聲歌之浮雲不流魚龍若竦
稍間復感而按之悲風颯來不能自禁泣數行下嗟乎
顛仰上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幾何三十之年僕
垂及矣肝膽委拆僅一于鱗又馬別也倘今僕或應耕
釣僕來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流水之恩誰為吐也亦
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丈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

周旋雖絕胡貉導非人之境吾二人足樂矣如今向桑梓逐高陽故交為關鷄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子相每每志援桂樹僕故怪之亦云此耳萬里比鄰誰謂不達必耍神賞而廢相親則鍾子期沒伯牙何為不鼓琴也人歸甚迫兼有舊冗任罕見憶殊乏詮次二君長歌雖警句時發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途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徐州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五

二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亡怪也足下所識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人播此蓋遂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觀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罵獻吉云獻吉何能為太史公少陵氏為渠剽掠盡一盜俠耳僕甚甚

乃又笑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蘇偉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益太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偏示人人那可與語適自辱矣古之人大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為子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東以來還往燕齊吳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載僅吾子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子鱗子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胞翁自愛母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乙使呈散廳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予懷伯承計已到規之勿令入他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一二請

正

又

春時卧江城中得順德守報悵望幾不欲北後稍知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徐州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三

鱗乞之太夫人小備甘旨勝長安米時也島寇過吳越

倉皇援母子兵戈中敝廬幸不燼耳老父日夜援將鼓奔命改署及寒未得一熟合眼國家之難僕私獨深七月中理揖遇明卿維揚放歌謠浪顛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蒙也子相出逆子高郵遂與偕抵其廬痛飲三日子相信子鱗與僕殆如韋狀天王護法到處皆是渠構別業蓮花池旁生起萬卷大未有來意奈何之京應酬種種欲息無端一行入曹使爾堆案子與數相過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評稿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慰藉杯酒晚視黠然河山間有二三談者所謂異方之樂徒令人增悲耳汪正叔飛鳥依人魏生志意漸強亦落窠中一助也曉傳郡政大嘉向贈我伊周屈宋語非一小試邪曹署眼底人側目我輩謂子鱗向文稱臬子甲行酒相笑為此得罪僕亦甘之況其他乎仲夏初子與岌岌幾有青瑣之行恐僕夫子與亦恐子與自失茂春可冀塞衙一叩齋閣否此老得無應王門醜邪呵東附書此意蓄育千緒不能遂悲知之當同也

又

前書殊不悉答聞夏時訟庭寂然推案揭數卷息郡園中此致可想也僕行復及之第得與足下接壞足耳道傍聲折固非我輩事足下名太高恐或借此側目稍柔之亦無以氣加足下者僕五載為郎近乃親刀筆得訊謀不可了了時觀識駭一大笑耳家大人方屬人手掌中不得不低眉怒如調饑無可自醉安能致君家苦澆磊塊也足下罵我惡少年不知慕許解元悼亡者果何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評稿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人哉然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某座小解意東燭侍筆研問奇思煜煜不無助耳張令信佳士毋論見著作即口僕已自佳吳下諸豪政若八百人俱迷陰陵道者然一俞允文能熟建安以上詩使許僕天下士知否在彼何與乃公為我謝張令世間有劉備耶子與益駭駭然不可無僕也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足下二語當置之胃臆子與處得請新作可謂無長矣大須草非倉卒可就冗間極成七言長篇絕亦不便可就三月為期終

無負也

又

春來訊牒日有三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造
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弄之耳政何闕柄人也不能
五日不會徐生順甫從旁更我高山之感差不令斷絃
也太夫人板輿周郡中園耶小娃摘紫房挂頰鯉為壽
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昨纒纒為陳語足
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謂考及倅語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六

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腰間微骨耳此輩既無
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頗足下留意也間微詞及足
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
海內塵俗士方聚營我輩厭薄吏致以為無益時理亂
母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
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悵悵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積陰之乍濯也四詩俱神

境煢然無容談者往日裁書都不詳蓋子與久已得之

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籍籍皆穢人耳便欲付之濁
涅安能忍然令後世笑僕哉海內豪傑僕與子鱗曩時
醉心幾欲奉掃除之役自觀小進猶甘厲行奈何一旦
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豈儒謂文人如子鱗何既復
惟之于鱗高潔脩介非一事相試也曹中同舍室若懸
罄而吾幸有餘祿足以相推竟無所及又能辨取子毫
髮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捨少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七

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鱗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鱗
及于上下多忤者不宜置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
杯酒然諾交新喻事起足下過僕彈指出血剝剝不休
也伯承竟懲劍收桑榆耳子鱗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
衡尉郭代公為解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貧
其於貨殖傳津津吐曲折然不聞羅墨誅遠即達安開元
諸君近即何李其人多傲晚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
此名沒齒者于鱗即不諱何以下見數君子即方擬馳

急足專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暮夜無歎
僕雖為割肝折髓必有報于鱗斷不獨身從長安中貴
人也老謝此來何名狼狽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
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態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中
力真負心漢遇亂髯生當吏剝去左目耳生平交好叛
潰殆盡僕唯伏醇酒一洗磊塊要成送几文及十絕情
思昏昏且遂欲從吏人牘不及作少緩數日必無負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八

得足下書知己面張戶曹良悲哭公實詩讀之夜愀然
聲者非其神泣耶乃此子足死矣諸懷靡不絕塵清秋
偃塞向中原悲壯哉更二語老杜畢世不曾拈出齊使
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憂金石已復絃匣
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宜其從沒家得而以詠余也明
卿雄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證於我不能不
為吳左袒子與驟出孤城中言大為二少年嫚罵彼
非沈船破甌者終當穿鼻耳眇君子死未耶即不得李

絕書吾二人飛諸懷數章亦當惡入地且乏公實哀挽
鴻毛失矣旬日僕可望燕趙間一轎子廷尉時獨趙韓
屬鬼彼沾沾無冤民即卒死寧無浩然挂冠哉奈王生
應却長安米何也足下可嘉平前發足吾為治傳城西
寺中郵致苦來十日轟飲袖匕首刺青天足下徐易衣
冠九賓會不亦大快矣眈眈摸金中郎虎率以聽足下
無害

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九

承來復得書及復陶知足下暫駐恒會比益不遠心忤
忤然殆甚足下丞屈指行日移更得前否世貞夢寐已
作招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併晷而暮也足下再
語許趙州下生泣其瑛耳其人雅潔鮮偶世貞頗於調
外識之獨詩律少所諧契二生往往誘其一言以佐酒
誰余弗能救也盧杲何所往其人可與偕來否

又

日踟躕偶坐待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耶

真宰妬我甚西山真氣度亡能辱眉間色或心旌搖搖
踰句注耳夜卧寒栗遂成此四絕聊以請質母玉而音
慰問諄至恍若挾纈子其加餐子亦強飯

又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憫然而神飛也東趣檀二尊
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邢
州大夫輒愴怛自夫身不能拆而兩鶴者視足下影則
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突騎精銳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十

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大弱土風淳細蔚然桑
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一命駕焉忘二
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古而止因大悲呼濁膠澆之
矣足下知事近愛耶明卿坐懷薄譎愈益沾沾自喜徐
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耳浮藏藉藉以足下與
僕渠魁焉竟無奈我輩何也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
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幸甚早發善餘自愛

又

從上谷還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賜

家君書謂余即不敢以諸侯庭實待子麟破例受之矣

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長借客

蹤跡竟疑人即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一字一味矣

城西子相出宿泣然而別吾誇之太行遊彼色飛也今

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詣邢子麟先期為我撒諸令

以牘來傳即之邢明日可就識舉急欲拜太夫人前為

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離可憐彼所遊地暴骨矣吾

甚危之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又

某此身表案牘無復餘致日夜望而苦來釋我胡尚寥
寥也尋當益南粗治趙定獄便可握手昨理髮忽得三
十莖許白者為之怒然昔人揮霍尺璧而掘拾寸陰即
不肖豈其以輦上君子鬪蜂蟬之歲哉恐一旦遂不得復
足下東馳漁陽故令支出上谷與隸雜走委蛇十里具
如子麟言然不大奇拓一二佳語亦是人間所有耳見

當知之于鱗母怪高生世殊不遇此使者近矣那大夫將不視紫氣為白虹也雖然使者亦心動招人置耳昨急足報書文叔念我背痒也則余亦念蔡氏痒妄希老麻姑為小客方平鞭之否聊以佐足下鼓掌

又

洛魏風物非下覺邢州自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為驪舍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銓銓樊侍御信來連地羽檄旁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一十五

上

午夜寐不着枕促奴再問信老親矣二生慕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推鹿舉白賦十二體鵲鳩氏之樂也無復再矣從月中伏醉別子鱗甚易既醉搖擗累日不復可遣念于鱗擁蔡姬時也能無一二齒某哉老盲騎而追我於館陶呵責良久唯唯謝洗心以從二三子不復能作態去矣雍奴流潦際天宛然澤國也一錢買兩巨觥大足佐酒時

時取于鱗詩薦之耳

又

日卧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問矣酒如從天而下出于鱗書婢媛良至已又開絹素則有萬金者五馬跪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悉矣秦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決決乎而雨隨之矣甚矣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屈宋蘇李楊馬甫白之儔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或酬和未廣僕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一十五

上

固不可就攀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絕今古眾口謠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夫人大佳駒不廢學且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按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造物頂為此官諸貴人指眼相看然盜賊小屏五家之良頗效麾下多握巡家乃致譏駁紛紜難奈耳四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睡中母疑蔡姬蕩耶僕尚不令煩襦輩來嘉幣故拜解衣之惠餘不多及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羣峰窈窕在目蓮花芬襲人也毋論足下詩即記自應劭漢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復吐一語盖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束身挾尺屬寸脯信宿耳足下書咸欲歸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劾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與足下出處雖然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五

十四

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為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束胡遽厭罷也厯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為郡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凌汝成者雅亦相推轂可念間飯時思子與手板子相狀不覺失笑錯飯耳造化害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泗亦畧見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那能佳也

又

政為明卿慙慙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哉夜鼓動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伸紙倚和倏忽成篇出着屠猪間星斗來親人也時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韻頗耳明卿足謫矣具健足裏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五

十五

劇暑勞使者道路間殊愧念之足下善病乃爾耶強飲輔藥自愛世貞在人齒頰間不能徑行以擬足下秦中比尚有十日住足下病已能一行乎非世貞所敢望然竊欲有所言乃已耳仲蔚菰蘆中想大得佳夢書當為致之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終虐君子招提之訪竟不能待天定為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願遂伏闕之請

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牆東尚得托跡鱗羽揚托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鱗與言至此腸寸斷大夫窮矣二章比興之微非夸父可遂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鬱浮安為留之胃腹間作磊塊耶其不佳固耳玉玦一瓦硯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玦談也硯見也既以為談終願相見

又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郭楊
卷一百十五

六

燕中食指繁桂玉行盡家大人用獄少紓責僕南還拮据旦夕之計不謂抵家風火未定旋中非常之耗併日而北且詢且前方寸螺礫度河知有宏貸始敢稱人然氣力憊無復餘耳家弟出足下橐中書備友朋之旨金石鏗然又詩六章規風矩騷靡所不致即令他人讀之不自已何況僕哉足下念我如此持此而死可也太夫人萬福千里騰蹕日異於杜門為佳耳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溝瀆之餘世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暮姬無恙為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托臨淄人致之不謂竟浮沉也足下書辭靡落今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席且百日足下胡善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先驅也世貞比日益困甚屬甘泉旦夕竹宮之釐可觀暫貸回光遂未可期也猶爾奄奄氣息方知汨羅老生大是誣死十絕歌之燕城拉攤矣田居綴不乏比與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俟獄小定當頤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郭楊
卷一百十五

七

太夫人萬福駒何似佳朝城令所遣信來草草附報歲暮始得足下六月書幸不遂浮沉然亦艱矣諸篇熟讀至丙夜呼酒盡三大斗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僕生世不諧竟為僇民獨幸得一當作者而南北間之嗒嗒安能

更生于鱗白楊顙僕把樹根兩面孔相對也順甫小從
足下唱酬便自超日捷求楚不可得矣家季遂荷不惜
齒牙殊沾沾彼雖王山人令弟在初果念念作佛不求
菩薩解脫兩足尊何以尊之來書謂謝少安李伯承嘗
最作者波及吳徐又言伯承胸中一片某君某君何人
作何狀寧為鷄口毋為牛後吾卿亦有一兩公來相要
問此事吾不許也獨張幼子輯吾兩人往返詩擬刻之
意差得強耳張又為二君屬其貽書俞仲蔚令石子鱗
歆定四庫全書
余明四部錄
卷一百十七

所草乃公傳曰天下文章盡在此矣僕甚賞其知言子
與偶中姜斐極細不欲出生簿書婆娑髮行盡白頓釋
之不大愉快哉一衣帶水浮家汎宅往來饒有逸致益
重思足下今往奉答及寄題白雪樓各二律試為置壁
間令順甫讀之何如吾戲語黃淳父李于鱗日欲飲長
江瀑言有足下十萬橫磨劍母慮也孫仲謀執曹公楮
尾云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此雖讐敵不可不謂知己也
一笑

又

僕與于鱗隔何嘗人間世所恃一書耳子與歸始得
手教讀之若灌醍醐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境離
資園羣書圖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七百觔
金龍無大愉快也吳城輟筆如巨塚然不敢有加於僕
至嬌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量移家計繼之
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宦拙癢落胸腹者計已
消恐不無留忍人齒在渠與足下俱有佳兒子與奈何
歆定四庫全書
余明四部錄
卷一百十七

奈何且立壁如長卿滿坐作文舉猶可念也汪中亟數
藉存我自謂豈遽出魏濟南下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
舊有存沒十六絕句其一云清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
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好不愛區區一世憐以此解
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
七尺餘虬鬚虎額能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
東欲游海岱西登太華中間謁濟南生畢此死不恨矣
僕喜其言敬以報足下外扇頭係率爾之作毋論其拙

可也

又

不佞則從徐兗州所寓足下書已入從熊按察所寓疏稿及詩當不復浮沉矣卧都門外招提五閱月而勘覆之疏始上當事者幸哀憐先君子子故官不佞兄弟亦始得稱人即以其日歸計取道安德而進要足下見於齊河敬謝鶴者絮酒之情問太夫人萬福乃各出所營積借君家苦薦之相與劇語竟日欲於海岱之間增一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字

勝色竟生以不敢從傳車故所買贏其駁者能制我柄不欲使我異道且念候先君子命久急當白之几筵恐家太夫人以迂徐見譴即無辭強從者躡躅南首不佞誠非人哉乃不佞五月招提中能不以一字望足下知足下不欲通長安書今距濟上僅三百里而不能強馬首使東顧刺刺焉唯與人之誦是聽足下縱無望我寂寂鮑山不笑人乎世貞歸矣歸即奉所草先君子狀而以不朽之事干記室蓋先君子居平謂某明興百八十

年來文則已盛矣北地君吾所不易然至濟南則當與

天下共推之嗚呼斯言時時在耳今所藉以慰先君子地下者非足下其誰哉故以不腆之幣先容足下其幸毋拒而惠之言先君子死且不朽某兄弟亦死且不朽舍弟之急足下也甚於某不能自達其辭足下念之千里比入試神氣當自王足下尚避除自宜宰君畏阿游差勝薛廣德耶至鵝肋及不佞僅可發松栢間一慟耳足下既堅鑿坏之節而某又遲此命駕之興此生合并

金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字

似難然俟衰事後一二歲中當請於太夫人斷從足下天門日觀傍非虛語也吾曹友道邇來覺少衰又重之以某此舉後不為補過應便漸盡足下亦宜自強不一又

盟門舟語昵昵至夜分猶恨其少別後忽忽如所謂見阿閔國一見不再見者歸偶二三子轉自悵悵獻歲刺促少佳沈鄉里項領故可惡第不知足下折要時何如耳北來人傳時意欲以足下例我不免強舍弟一出答

其意如僕自是丘壑間物五官已缺何堪令世人描畫
耶子與得一握手否聞其為客一日發七十函書六尺
之軀不自保受人役乃爾助甫書展數明卿三斥而夕
報當調令人鬱鬱一措大能弄筆墨何換眼鼻乃日理
抖斗時狀耶李相草先君志銘頗悲兩臺亦許為請卿
裏事在冬矣當墓道樹七尺碑待足下言以不朽幸為
我謝五日客鄭安平所謂三不可知者不肖益未嘗寢
食置焉其幸賜憐之汪中丞康將軍輕舫過我沾沾得
欽定四庫全書

余則四部稿
卷一百一十七

三

又

昨卿人聚司訓者去為附數行計當已徹覽矣僕歸知
足下治兵海上得無沾沾自喜熱領耶得書具悉近况
見念之切第所謂七尺碑待足下文久矣讀李將軍傳
千載酸鼻知太史公必不以都尉曲筆其叙致獨詳於

長平冠軍寧無意也新詩計日益江南諸山水與足下
幸相值當自各奮其間獨恨少僕耳某公者名能好龍
沈生清狂士亦復與幕府周旋否除日至亦遂有不才
姓名使躡蹻三輔隨具一削乞休矣足下鴻禧吾便蹶
屈沈者自沈浮者自浮何關具我足下勉旃僕甚畏此
月如無恙從足下於西湖洞庭金焦間必不與也

又

春抄司吏歸自汴忽拜所擬贈僕文及一詩不佞恍如

欽定四庫全書

余則四部稿
卷一百一十七

三

趙母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
盡芬矣魏於汴外泉也分不當得文而又足下不相及
又不敢以文請足下故念我深母乃非禍乎哉始不佞
業已上書即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為盜憎併書失之
委頓返徐相公聞而沾沾喜且笑我曰天意也書即上
如太宰何會適期久狼狽抵任中丞公憐而不以吏事
見固然安能飽飯遂逐轅門且轉徙名書聞矣自癸亥
來碧浪浮王九三我迂而最後以冠蓋辱之忽忽殊自

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舴艋歸
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
湖今年春霜甚揚梅樹若髡而禪西湖輒大風雨豈其
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餽飢夷門塵中當轉輸快耳
足下未遑僕且投轄子與啖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
奉五寸管舉魑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
伯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
前承捐貺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四

卷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笑僕自沒於戚大將軍謂將軍
僅能喉間喀喀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
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
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
萬權圖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阿瞞及大耳兒

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寬許也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四部稿
卷一百十七

三五

余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七